



“画说”二十四节气之清明 策划:聊城市文化馆 绘制:孙宝欣

清明忆父亲

■ 赵永斌

春风吹进画乡,处处花开灼灼。望着满目的姹紫嫣红,心中不禁伤感起来:如今,再美好的风景,父亲也永远看不到了!

春虽归,人已去。年过七旬的父亲葬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个疫情阴霾下的寒冬里,与我们生死两隔。一种生离死别的痛、一种万般无奈的痛、一种肝肠寸断的痛,常常萦绕于心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。在这个缅怀逝亲人的日子到来之际,我愈加怀念父亲,在一点一滴地追忆中怀念我的父亲,怀念那浓浓的父爱,泪眼婆娑。

父亲一生务农,他和母亲辛勤劳作、勤俭持家,费尽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,即使已然事业有成的我们成为了他的骄傲,他依然默默当我们坚强的后盾。

上有老、下有小,起早贪黑地下田干活……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特别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供三个孩子读书,相当不易。非常感恩父亲在培养我们上的大格局,在他看来,无论多难,都要将孩子们培育成“大树”,而不是“树苗”。在父母的呵护下,我们没有像那时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一样,早早辍学种田、打工,而是心无旁骛地坚持走求学之路,兄弟三人各学其长,终有所成。

为了生计,父亲早年带着全家闯关东,凭着山东人特有的吃苦耐劳、侠骨热肠的性格,他很快在冰天雪地里闯出了一片天地。在我心目中,父亲始终是那个闯关东时能扛100公斤货物装火车的男子汉,是那个赶车拉油时遇狼尾随机智勇敢将其甩掉护民安的大英雄,是那个多年在村里义务当婚礼司仪、乡邻亲朋有困难都乐于相助的热心人。

在言传身教、耳濡目染中,父亲把他的“精神血脉”也传递给了我们兄弟三人,成为我们各自打拚奋斗、向上向善的不竭动力。

父亲那一代人,真的很不易。走南闯北、人工种田、挖河泡地……下再多的力、流再多的汗,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累、没叫过一声苦。直到最近两年,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才恋恋不舍地将农田流转了出去。过上了“退休”生活的父亲,又专职当起了这个大家庭的“后勤员”:无论是随叫随到地帮着看娃,或是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地美化修缮,还是帮难解忧地出谋划策……他和母亲用满满的爱为我们安心工作遮风挡雨……

父亲是个特别细心的人。他对祖父、祖母的孝,对母亲的爱,都是那样春风化雨般地细心、耐心。祖父、祖母无论是日常生活,还是在生病住院期间,作为长子的父亲都带头尽孝,精心伺候老人吃饭吃药,陪老人聊天解闷,用细致入微的孝,带动起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的孝善之风。九旬祖父最后那段日子里,年近七旬的父亲怕耽误我们的工作,他和姑姑们日夜轮流守护在病床前,祖父临终前他也病倒了,边输液边在病床前守护着祖父……那感人至深的一幕令我永远难以忘怀。母亲平时身体不太好,父亲时时挂念,及时求医用药,母亲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药、该吃多少,他都了然于胸。空闲时间,父亲还常常带着母亲走走转转,锻炼身体,在他的细心关爱下,母亲的心情、身体越来越好。

可人生无常,谁能想到一向身体健康、古稀之年也能扛起百余斤粮食健步入仓的父亲,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,竟突发大病。父亲发病后,半夜紧急住进省城的一家医院,躺在病床的他依旧父爱深深,即使病痛难忍,还牵挂着孩子们,想让一宿未睡的我们休息一会儿。经历九死一生的大手术,在重症监护室救治近50天的父亲,最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!

当救护车拉着病危的父亲,行驶在回老家的路上,我们兄弟三人都哭成了泪人。或许人生最大的无奈,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的人在病痛折磨中走向另一个世界,仰天长叹,束手无策!

子欲养而亲不待,人生憾事,莫过于此。多想再回到从前,再回到父亲健康如初的那个时候,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喝茶聊天,兴高采烈地欣赏春景。可这些美好的记忆,永远定格在了回忆中。“您的爱,从来不说,把山的厚重刻进无言的沉默。您的苦,也从来不说,任沧桑压弯腰杆,用微笑编织生活……”我默默吟诵着自己写给父亲的小诗,追忆着父亲生前一点一滴,泪如雨洒。

清明忆父亲,思念情更切。父亲永远离开了最爱的家、最爱的我们。可那如山的父爱,却永远不会离开,深深扎根在我们心田,伴着岁月绵长,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力量!

清明

中国传统节日

青团香如故

■ 钟芳

“桃花雨过菜花香,隔岸垂杨绿粉墙。斜日小楼栖燕子,清明风景好思量。”时光静静流淌,转眼间,又是一年清明时,春光明媚,桃红柳绿,莺飞草长,流水潺潺,处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在这个百感交集的日子里,除了扫墓祭祖和踏青出游外,让我最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母亲做的香糯青团了。

印象中,每年清明节临近,母亲就会挽着小竹篮,带着我去田间地头采摘野菜。这种草本植物,春季与荠菜一样遍地丛生,青翠蓬勃,随处可见,叶边有小小的锯齿,背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绒毛,容易辨认。有的艾蒿开满絮状小黄花,看上去素洁优雅,不过,母亲说,开花了就长老了,老了的口感不好,要采那些茎叶肥嫩水灵的。

青青新鲜的艾蒿采回来后,母亲先用清水洗净,放在沸水里余一下,取出浸在清水里一段时间,去除苦涩味,然后切碎捣烂倒进早已准备好的糯米粉中,揉成青色面团。接着就是做青团,馅的花样很多,有笋丝、肉丁、萝卜丝、咸菜馅等等,随自己喜好,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。可母亲知道我们姐弟爱吃甜食,每次她都会很奢侈地放许多豆沙、花生或芝麻拌入桂花糖做馅,让我们满心欢喜。

青团做好后就开始包清明粿了。捏一小团面摊成薄片,中间放入适量的馅,然后像包包子那样边捏边使口子慢慢收拢,清明粿就成形了。母亲有一双会变魔术的巧手,她做的清明粿比别家的好看,各种形状都有,圆润如满月,花边形如饺子的,甚至还有栩栩如生的小动物造型,煞是诱人。

一只只刚出锅的清明粿饱满鲜绿,油光发亮,玲珑剔透,带着醇醇的清香,叫人馋涎欲滴。母亲这时总说,清明节全家得吃“寒食”,要等清明粿冷却后才能上桌,可馋嘴的我们却着急不可耐地拿一个往嘴里塞,随后又被烫得哇哇大叫。放凉透后,全家人围坐在春光明媚的小院里,一边听爸爸讲有关清明节与寒食的故事,一边慢慢地品尝清明粿。传说战国时期的名臣介子推曾“割股奉君”,但功成身退,隐居绵山,烧死在绵山。晋文公重耳缅怀他的恩义,下令民间以禁火、冷食等方式深情纪念。伴随着故事,清明粿芬芳的气息弥漫开来,那一缕缕甜甜的馨香,飘得整个院子香香的,温馨的感觉在心头流淌。

如今,清明粿作为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,但母亲仍然坚持每年清明节自己包清明粿。这一个个清明粿,不仅仅是家乡的美味,更氤氲着母亲对生活的传承与热爱,也让我们倍感她那无私的爱与温暖。

清明图

■ 翠薇

大地铺展巨幅翠绿的丝绸
布谷鸟的鸣叫在上面弹跳
浩荡的春风来回折返
一会儿从这边抻平
一会儿又从那边弄皱

乡野的老榆树才将成串的榆钱挂满枝头
劳作的车辆,已经跟着晨色早起
梳理春光的羽毛

太阳升过杨树上的鸟巢之前
麦子已经奔跑
她踮起脚尖,怀里孕育着温润的珍珠

溪水流浪半生之后,再次返回白云
我提了半生的篮子在春天变轻,返回到装满虚空与澄明

忽然忆起在外婆家的情景了。

穿着月白衫子的外婆站在院子里,身后是刚刚晾晒好的衣服。太阳火辣辣地照着,洒在地上的水接着变成蒸气,袅袅娜娜地升入半空中。她用手背拂脸上的汗。我看见有老年斑的手,布满皱纹的脸,一丝不乱的头发,嘴紧紧地闭着,即使是偶尔的困倦,外婆仍将她倔强的展露无遗。

而身后,种在大木盆里的夹竹桃正灿灿盛开,鲜艳欲滴,旁边一丛丛,一簇簇的指甲花、夜来香、地雷花,都是些乡野间上不了台面的花,已进入花开的盛放期。

毋庸置疑,外婆是喜欢花的。附近的院落,只有外婆的院子里种满了花,这也是我喜欢到外婆家的原因之一,外婆常常顺手摘下朵小花插在我的小辫上,或者将指甲花揉碎了,堆在我的小指甲上,而我就一动不动地将手放在那里,等着指甲变红。

有一年春天,我跟在外婆身后,到地里去挖野菜,随处可见的蒲公英金黄色小花贴着地面,阳光里像星星一样晃人的眼。我欢天喜地地跑过去,小铲子插进泥土里,用力一撬,绿油油的蒲公英和那金黄色的小花朵,一下就从泥土里挖出来。旁边的杏花、桃花都开得热烈,引得小蜜蜂飞起又落下,还有别的不知名的小花,紫色的,白色的……归来时,我的马尾辫四周,被外婆插满了各色小花,外婆含笑看着我,眼里满是宠溺。那情景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外婆却又是贫苦困顿的,外身为工人在前线送粮、抬担架的时候,外婆独自一人在家拉扯五个孩子,那种整日劳作,面朝黄土背向青天的艰辛,是现在的我所不能想象的。也许这就是外婆倔强的原因,因为倔强,才有跟命运抗争的勇气。可是妈妈说,即使是在最贫困、最艰难的时候,外婆仍会在窗前种几棵乡野的小花,不用呵护,顺手浇上瓢水就能活的花。

所有的孩子里,我是她最喜爱的,在我幼小的岁月里,常常是在她身边的时候,外婆就伸出手把我抱到她的腿上,我靠在她怀里,又得意又满足。

外婆去世的时候,深夜里我们从外地往老家赶,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那一句歌词,聚散也有天注定。虽然已经知道结果,可是,当我进了门,看着外婆安详地躺在那里,眼泪忍不住簌簌地落下来,我最亲爱的外婆,脸色蜡黄,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,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我,我可是她最喜欢的外孙女呀!屋门外,外婆养的花依然开着,可是养花的人却不在了。转眼间,外婆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。外婆的容貌宛若眼前,外婆的花儿草儿,仿佛还在开放。

而今,草儿都绿了,各色花儿也开了,很多小时候没见过的花都绽放得轰轰烈烈,我想象她颤巍巍地沿着紫荆、樱花和各种以前乡间见不到的花树依次走过的样子,要是外婆还在,不知内心该有多么欣喜。

外婆,你看花儿都开好了

■ 窗外风